

二〇〇二年大圓滿禪修營講詞（十）

二〇〇二年七月十日講於花蓮力行禪寺

◆ 鄭振煌 講述

◆ 陳淑蓉 整理

不動如山 深廣如海

正知見就能穿透幻相，雲彩就是幻相，煩惱就是幻相，分別心就是幻相，戲論就是虛妄的，我們的計度、二元概念，所有一切名相、假名統統都是妄想。我們能夠穿透妄想，堅定的安住在空性裡，即使有任何煩惱、任何烏雲閃過來都不動搖。我們對於心性的見地要安住、要有所體會。我們對於心性的見地要不動如山，對心性的體會要深廣如海，不被任何煩惱、世間法所左右。世間法一起來，我們知道它是緣起、無常的、假的、虛幻的，它總是會過去的，我們要不動如山，深廣如海，「深廣如海」就是擴大我們的心胸，擴大我們的視野。什麼叫做「擴大視野」？比方說在這小杯蓋上面有一個圖畫，當我們不管圖畫，只觀想、擴大小杯蓋，雖然這個圖畫依然是那麼大，但在比例上它就已經縮小了。杯蓋小，圖案就顯得相當醒目，當我們觀想擴大杯蓋，即擴大心胸，深廣如海，這個圖案在比例上就愈來愈小，就愈不會引起注意，等到我們的心性擴大到無邊無際的虛空般，這個圖案便近似消失了，更何況這種圖案，任何緣起的現象，都是剎那生滅、迅速在改變的。

修行一定要把「無二離戲」的見地拿來運用，無論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所接觸的外境為何，即使你見到的虛空有浮雲飄過來，你要知道浮雲不離空性，即使有飛機、鵬鳥飛過來，要知道飛機、鵬鳥也是空性。高山、樹木、虛空、所有一切都是空性，你要有不動如山、深廣如海、擴大心胸的見地，如此有了經驗以後，你就能把禪修當中所得到的體悟、空性穩固、擴大，妄念就慢慢減少。減少要靠自己去訓練，如何訓練？烏雲來了不把它當烏雲對待，你還是安住在空性裡面；飛機來了不隨飛機的來去帶動你的視野；聲音來了不隨著聲音的撥弄而心情起伏，有任何現象在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之上呈現時，不被那出現的「相」影響你對空性的安住，因為我們知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會被現象所左右，是我們的業力所使然。

我們有過去的業力，我們有見分，染污的成見和自我中心影響我們對事物實相的認知。一切萬法都是緣起無自性，一切萬法都是無二、都是假名，龍樹菩薩說：「亦為是假名。」緣起即是性空，性空即是緣起，世間法的一切名相都是假名。所謂「假名」，因為它只是一個符號，這個符號是假的，所謂符號是假的就是符號不是真的，它只是在有限的時空下有效，是有局限性的，它適用範圍很小，不能適用在一切情況裡頭，我們稱這為桌子，這只不過是在我們有共業的一群人裡面認為是桌子。我們說它是桌子，不能適用於一切的人類，如果他是懂中文的人，他不可能稱呼為桌子，所以我們稱它為桌子、花、草等等，那只不過是一個假名，那只不過是懂中文的一群人共業所感。

假名不能適用到所有人類，也不能適用到六道眾生，更不能適用到出世間的聖人身上。在不同業力影響之下，眾生對不同法會有不同的假名，那種假名是不可靠的。所謂不可靠就是說要超越它，不要被假名所迷惑了，如此對生活、工作幫助非常大。當我們面臨困境、面臨不喜歡的人、事、物時，要知道這是「假名」，我們為了讓自己有智慧、能解決問題、能隨緣安住，立刻提起這是緣起無自性的假名（假相），所有境界我們都能「隨緣安住」，不僅自己安住，對方也安住，因果鎖鍊就此停

止，那就是「涅槃」。

我們提過所謂「業力」，它包含：（一）起心動念的動機。（二）一定要有所造作。

（三）要對所造作的行爲、語言感到滿足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業才會產生，所以我們能夠無所住而生其心，能夠在「無二離戲」的清淨心性當中，從事任何語言、行爲，我們就沒有造業，沒有造業，因果輪迴的鎖鍊就停止了，那時候我們雖然照樣吃飯、睡覺、有人際來往、有語言、有行爲，但我們是在涅槃之中，我們是在寂靜之中，輪迴不會持續轉下去，輪迴當下息滅，當下證得涅槃，那就是佛的境界。

「如其所是，隨緣安住」就是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大圓滿，任何情況之下都是在修行，無所謂修行不修行；無所謂在禪堂是修行，離開禪堂是不修行；無所謂打坐是修行，吃飯是不修行，把「無二離戲」的見地延長，擴大到一切時空裡，這就是大圓滿修行的精神要領。

我們儘管接受不同的經論、不同的師父教法、不同的法門，一定要知道所有的法門都是方法而已。方法就是戲論，就不是真的，意思不是說這些法門不要修，而是說我們不拒絕修這些法門，但當下不執著。換言之，我們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處於「無二離戲」的見地，因為即使法門也是戲論，即使佛法也是戲論，佛法之所以產生，是爲了對治我們的無明、煩惱。佛陀、歷代大師只不過是因緣施教，一切教法都是權教。天台宗——《法華經》就說：「開權顯實，會三歸一」。「權」就是權教，權教就是「法門」，開無數的法門，目的只是爲了顯示、表現那個「實教」，實教就是「涅槃」，就是成佛的境界，就是本覺的境界，就是「無爲法」，就是「無二離戲」的境界。所有的法門都是權教。佛陀、歷代大師、師父們所教導的都是開權，但開權不是目的，它的目的是在顯實，是在真實義，就是勝義諦，也就是無二離戲的本覺狀態。

結 論

大圓滿的修行是不拒絕任何法門，同時也把任何法門運用到任何時間、空間，雖然沒有修行的姿勢（樣子），但實際上是在修行之中，可是要提醒自己：如果我的心是妄想紛飛，卻說是在修大圓滿，那就錯了，我們的心思在亂跑、在分別、在妄想當中，那絕對不是大圓滿境界。大圓滿境界是什麼？是「無二離戲」的境界，妄想紛飛絕對不是大圓滿修行，一下子想這、想那，已經有很多的分別，怎麼會是大圓滿「無二離戲」的見地呢！

大圓滿的見地是一切恆常，處於一種本覺、寂靜涅槃的佛性裡頭，所以大圓滿的修並不是要我們隨便或妄想紛飛，沒有修而稱之爲修，不是如此！大圓滿的修是把修的姿勢、方法運用到一切時空裡，是把有所修延長、擴大到不是在修的時間、不是在修的姿勢、不是在修的課程當中，那才算是大圓滿的修。

大圓滿的修行是「無二」、「離戲」，所謂「離戲」是說你不是有法門才算修，離開了法門還是在修。換言之，跟師父喝茶也在修，下課也是在修。

我們透過根，也就是基，也就是見地的了解，利用一切方法來修。我們的根就是「無二離戲，自性圓滿」，我們以此見地爲基礎，時時刻刻來修，修的時候所抱持的精神是「如其所是，隨緣安住」。隨緣安住的心情不是在禪堂才安住，離開禪堂也要安住；不是跟師父在一起心才會安，離開師父也會安；不是在佛前才會安，魔的前面也會安；不是說白天有光線才會安，連晚上看到樹影或看到稻草人、看到人家、物體，心也都會安。「隨緣安住」、「無二離戲」的心地建立在這種見地之上，在

一切時空裡面「隨緣安住」。「如其所是，隨緣安住」，久了就熟能生巧，你保持這種心、這種見地，之後，得道的果（由根到果），就是所謂的「見、修、行」。大圓滿就是講「見、修、行」，見就是見地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根，大圓滿的根是「無二離戲，自性圓滿」，大圓滿的道就是自解脫道，自解脫的道就是非常自然，赤裸裸的，「如其所是，隨緣安住」，不刻意擺起某個姿勢才是在修，而是任何一個姿勢都是在修，任何一個情況都是在道場裡面，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道場，任何一個人都是我們的師父或善知識，任何一個音聲都是佛的咒語或名號。你們要如此「觀」，即使有人罵你壞蛋，你們要把這音聲，認知是空性，認知是忿怒尊，這樣就是「自解脫」了。

大圓滿的道就是自解脫道，大圓滿的修就是把「無二離戲」安住下來，不動如山，深廣如海，在一切時空都恆常處於「無二離戲」境界，久了熟能生巧，就能達到果。我們講「見、修、行」，行的目的也就是「果」，透過根或見地的了解，修行自我解脫道，到最後就會有果出現了，因為佛法不離因果。這種果用八個字來形容，這八個字是「明空任運，寂照解脫」。

明空任運

何謂「明空任運」？「明空」就是「明相」，我們講成就者的清淨明相，以見地為基礎來修，所得到的結果要應用到日常生活裡，我們就可以「明空任運」。明是清淨的明相，時時刻刻都能夠提起這種觀照的智慧，時時刻刻都能體證到這種實相的般若，時時刻刻都處在明覺之中，再也不是像過去的無明。過去的無明是什麼？這是花、這是桌子、這是人、這是菩薩、這是凡夫。但我們現在有另一種認知，花、桌子、凡夫、佛，這是世俗諦的假名，不是勝義諦的真實義。世俗諦的假名有它的功用，但有它的侷限性，只能夠解決世間法的問題，如果想要覺悟成道、證得真理，我們必須由世俗諦的當下去體會，契入勝義諦，所以當我們說這是桌子的時候，當下就要曉得這桌子是緣起無自性、是空性；說這是花的時候，要曉得花是假名。

「明空任運」，「明」是指世間法的當體即有清淨明相生起，「空」是指一切法的不二性相，「明空雙運」的「雙運」就是「明不離空，空不離明」。換言之，雖然我們有空性的體認，但我們不會世俗化，雖然我們知道一切都是空性，一切都是平等，可是我們對三寶非常恭敬，對於煩惱知道要捨離，對於清淨知道要趨向，因為我們知道在空性之中自有因果，因果就是空性的顯相。我們提起清淨的明相，清淨的明相是相對於世間法的認知，清淨的明相跟「空」是雙運的，「明不離空，空不離明」。我們講佛性、心性、本覺的特色——它的「體、相、用」。體就是「空」；相就是「明」；用就是「樂」。這個樂不是與苦相對的樂，而是一種安穩、一種吉祥、一種寂靜涅槃，所以透過見地的認知，時時刻刻去修——「不動如山，深廣如海」的「如其所是，隨緣安住」。

修了以後所得到的結果就可以「明空任運」。「明空任運」就是自由自在的運作，自由自在的發揮功能。什麼叫自由自在的發揮功能？就是說我們能夠有清淨的明相。清淨明相是什麼意思？當一個境界來了，我們知道一切境界都是緣起無自性，一切境界統統是空性，但是在緣起無自性的當下就是空性，因此我們有煩惱、有挫折、有過去。在不好的東西呈現時，我們要提起這種認知，要照見它的本來面目。但是當我們在空性之中，我們要深信因果。所謂「空性之中深信因果」就是我們不可隨便，我們要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要趨向解脫道，因空性不離因果，這叫做「明

空雙運」。明空雙運拿捏好，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在任何時空下都維持中道，不落二邊的中道，維持一種最圓滿的見地。

寂照解脫

緊接著「寂照解脫」，寂是它的體性，照是它的功能，我們不可以永遠處在寂靜之中，如果我們永遠處在寂靜之中，對不起！社會不需要太多這種人，因為社會需要有人去清理水溝、有人去典座、有人去開車、有人去當媽媽、當老師、當工友、當學生，我們整個社會、宇宙的運轉，必須要有人動，因為動就是能量的顯現，所以寂之中有照，但是照之中一定要有寂。換言之，當我們在打籃球時，必須維持寂靜，打籃球時，心不受情緒左右，這樣籃球一定會打得很好。即使沒有進籃，心也不浮躁、不懊惱，即使輸了球，也不懊惱，我們永遠都在空性之中，永遠都在感恩之中，永遠都在本覺之中，在一種赤裸裸、一種自然、一種大圓滿的境界裡。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；體不離用，用不離體。這樣體用合一，這樣對人生、社會、眾生才真的有幫助。

修行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一切眾生，讓一切眾生都能離苦得樂，讓一切眾生都有智慧、都能成佛。當然我們讓眾生成佛，讓眾生修行、有智慧，目的是要「解脫」。解脫並不是逃避我們的責任，而是解脫束縛，解脫限制，解脫侷限性，解脫二元思維，解脫我們意識作用，解脫我們的見分。當我們的見分解脫掉，我們的業力淨化掉，那會是什麼情況呢？好像《壇經》所說：「千年暗室一燈明。」即使我們無始以來都在六道輪迴、在六道痛苦，一旦點亮智慧明燈，一千年、一萬年，無始以來的黑暗，只要現在一個燈火出現，黑暗立刻消失了。千萬不要懊惱而覺得我好可憐，為什麼生生世世都在六道輪迴？為什麼？

你只要當下智慧明燈一點起，千年暗室就立刻明亮了，也就解脫了一切的限制，解脫了一切的掛礙，解脫了一切的不安，解脫了一切的恐懼和遠離顛倒夢想，遠離了一切心裡上的掛礙。也許過去掛礙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也許貪著於世間的五欲，為我們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所束縛、所限制，為我們過去的業力所限制，只要智慧一開——統統放下，那時候就是完全解脫，自由自在。「自由自在」就是說心的光明、智慧全能展現。我們佛性的真正顯現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在，那時就能運用我們的智慧、慈悲在這所謂法界不法界、六道即非六道之中來發揮我們的功能。我們有一個小時的生命，就發揮一個小時的功能，來利益眾生，來幫助社會；我們能活一年就利用一年，我們能挑起一斤重的擔子，我們就挑一斤重的擔子；我們能挑十斤、五十斤的擔子，我們就挑十斤、五十斤的擔子；我們在什麼樣的崗位、角色，我們就扮演那個角色，發揮我們智慧、慈悲的功能，讓眾生離苦得樂，讓眾生都永遠處在大圓滿、自然解脫的境界裡面。（全文完）